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二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蒋介石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 ... 侯镜如 章异之 廖运泽(1)	
江阴要塞解放的片断	梅含章(27)
蒋军长江败退和淞沪溃逃的狼狈情形	施有仁(34)
蒋军五十一军上海被歼记	金 钺(44)
国民党统帅部关于京沪杭作战的决策	
和争吵	唐 文(53)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劫掠和	
大屠杀	郭 旭(57)
1949 年国共和谈的有关史料	张丰霄(63)
1949 年北平和谈的片断	刘 斐(87)
和谈前夕蒋介石的幕后操纵和李宗仁的	
备战部署	宋希濂(99)
蒋介石准备暗杀李宗仁的阴谋	沈 醉(107)
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	李以劭(111)
蒋介石做总统的一个片断	胡次威(138)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琐记	王捷三(145)
孙科、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形形色色	周一志(152)

“中原王” 汤恩伯	文 强(161)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	沈 醉(191)

附注

对《“中原王” 汤恩伯》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

蒋介石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

侯镜如 覃异之 廖运泽

前 言

京沪杭之战，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下江南所进行的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战役，也是蒋介石王朝最后挣扎的一次大战。这一战结束了蒋介石王朝二十二年的血腥统治，因此在历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三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又都参加蒋介石这一最后挣扎的大战，那时候镜如任蒋军十七兵团司令，覃异之任蒋军南京卫戍副总司令，廖运泽先后任第七绥靖区及第九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又都先后投向人民。兹将我们在这一战役中所见所闻，及从各有关方面所得的资料，综合写成此篇史料。但我们接触的范围有限，所记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予以指正补充。又此稿曾蒙李以勳先生核正若干材料，附此致谢。

一 从淮海战役中的滁县指挥所说起

南京卫戍总部滁县指挥所，是负责南京卫戍区长江以北地域指挥任务的单位，所辖地域包括津浦路明光以南、东自江苏的仪征、西至安徽的定远等十余县。指挥所除了一个卫兵连外，没有固定的建制部队。津浦路蚌埠至浦口段的护路任务，由交警总队担任，平时不归卫戍总部指挥。1948年11月下旬，淮海战役紧张之际，覃异之担任南京卫戍副总司令兼滁县指挥所主任。在此期间，

先后归指挥所指挥的部队有：袁英的暂编第七师，罗贤达的六十六军，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杨干才的二十军等。当时滁县指挥所防区内没有人民解放军，只有江淮军区孙传家的游击总队。淮海会战愈紧张，江淮军区的游击部队也愈活跃，津浦路蚌埠滁县段的铁路常被破坏，各县地方团队常遭袭击，蒋军东奔西跑，疲于奔命。12月16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召覃异之到国防部，当面指示说：“黄维兵团昨天垮了。刘总司令（刘峙）即由蚌埠移到滁县。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正由无锡开滁县，归你指挥。另外给你交警总队一个团，由你负责掩护刘总部的转移。你可乘飞机到蚌埠走一趟，和刘总司令及李延年兵团（第六兵团）联系后，迅速开始行动。”覃在蚌埠飞机场遇见黄维兵团的副司令胡璉，他于15日才由双堆集逃跑出来，等候飞机去南京。胡垂头丧气地对覃说：“这回老本都搞光了。黄维的下落还不明，我是乘坦克车冲出来的。”

覃见了刘峙和他的参谋长，研究当时的情况，一致认为杜聿明的部队未被歼灭以前，解放军主力南下的可能性不大。只要有适当兵力作妥善部署，由蚌埠到滁县，行车的安全是无问题的。

在蚌埠，李延年请覃吃饭，李穿长袍，仍然满不在乎的样子。他私下批评刘峙说：“我们这位刘老师（刘曾在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既无办法，又无决心，和他在一起打仗，真把人气死。”晚间，九十六军政工处还举行跳舞会，舞伴多数是些妓女。临解放前的蚌埠，蒋军高级人员还是大吃大喝。有人开玩笑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确是当时普遍的现象。大约12月下旬，刘峙的总部开始由蚌埠撤退，李延年兵团的主力也逐步南移，覃把掩护部队布置在铁道两旁，一部分占领阵地，一部分游动“扫荡”。当时除在张八岭附近发生一场比较激烈的战斗外，其他各地只有零星战斗。刘峙到滁县的第二天，覃还陪他及总部的幕僚人员游览了滁县附近的名胜。覃在丰乐亭上曾写了一首五绝：“当年丰乐土，今日遍狼烟，空有遗碑在，登临一黯然。”大有此游之后，不知何日能再来之感！刘峙还犒赏覃所指挥的官兵每人银洋二元。1949

年1月10日杜聿明所率领之部队被歼灭，徐州“剿总”撤销。李延年兵团于1月19日炸毁淮河大铁桥以后，由蚌埠南撤。滁县指挥所在这期间，不断接到各县县长告急求援的电话。这时只有杨干才的第二十军在滁县掩护李延年兵团的撤退，根本无余力照顾各县。第六兵团南撤后，滁县指挥所即撤销，江北地区防务由第六兵团负责。

二 淮海战役后南京反动集团的种种矛盾

黄维兵团被歼灭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反动集团希望在徐州蚌埠地区打一个胜仗以稳定战局的幻想破灭了，大家都预料到杜聿明部也将很快地被歼灭。当时反动集团内部，真是人心惶惶，蒋军高级将领对蒋介石1949年元旦的“求和”声明，寄以很大的希望。当时覃异之还在滁县指挥所，元旦前夕接到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的电话说：“请你注意收听明天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将有重要的新闻发表。”刘峙总部秘书长刘子清也接到南京打来同样的电话，足见大家对这个声明多么关心。可是蒋介石的欺骗手法，是瞒不过广大人民的。1月14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谈八条件，南京集团的反动头目大为不安。汤恩伯曾对覃异之说：“毛泽东的声明，把我们都列为战犯，使大家都知道，除了坚决死战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没有信心，他说“从湖口到上海共七百九十里，只有十八个军，光靠军队防守是不够的，必须组织地方民兵配合才行。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可从组织民众方面做点工作。”汤的副总司令万建藩对覃说：“如果不打徐蚌会战（淮海会战），今天我们守长江的兵力要雄厚得多。可见战略上决策的错误，影响太大了。”在军事紧张的同时，反动派内部的矛盾也更尖锐起来。其中最突出的是桂系与蒋介石围绕“利用和平谈判作政治资本”所展开的勾心斗角。

由于军事上不断遭到惨败，蒋介石在反动集团中的“威望”一

落千丈。蒋管区的物价飞涨，人民反蒋运动日益高涨。在外交上，美国自杜鲁门连任总统后，对于蒋介石更为不满，除了因为蒋介石这个傀儡的招牌已破产，需要培养新的奴才外，还因为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总统时，蒋介石错误地估计杜鲁门必然失败，企图乘机拉拢杜威（蒋曾通过孔祥熙父子在美国花了许多钱帮助杜威），因而招致杜鲁门的厌恶。在此情况之下，李宗仁认为是取蒋而代之以的最好机会。蒋政权的许多高级军政人员，也认为李比蒋平易近人，希望李出来收拾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残局。当时关麟征、覃异之等人在不同程度上也有这种看法。这是长期以来不满意蒋介石过分重用浙江人（如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的积愤所促成的。就覃来说，对于蒋介石信仰的动摇，确是以后逐步投靠人民的开始。覃的日记上曾有这样牢骚的诗句：“公卿皆贵戚（当时社会上流传：“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财团浙江军。”），国事日蜩螗，有意归田野，无心恋帝乡。每因愁未尽，翻觉我难忘，黠武非长策，拔山笑霸王。”蒋帮将领这种普遍对蒋不满的情绪，也增强了李宗仁取蒋而代之以的信心。同时白崇禧在华中策动“五省联盟”（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并通过湖北省参议会1948年12月25日致蒋介石电，提出“和平解决”主张，目的是逼蒋下台，提高桂系地位，给蒋很大压力。当时蒋介石非常愤慨，拍桌子大骂，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桂永清、汤恩伯都对覃谈过这段故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被毛主席彻底揭穿其欺骗手法后，不得不于1月21日在谒中山陵之后，于下午4时10分乘专机黯然离开南京。

当时陪蒋谒中山陵的有南京政府一部分高级军政人员，张耀明、覃异之、陈沛等还和蒋照了相。蒋曾对张等讲了话，大意是：“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奋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及西南广大地区，比在黄埔革命时的基础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扬黄埔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一定可以转败为胜。”我们送蒋走了之后，大家心里很难受，

覃异之曾写了一首诗：“隔江烽火逼京都，立马中原负霸图(蒋介石客厅挂有于右任写的对联：“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惆怅秦淮拼一醉，自来难得是糊涂。”可见当时反动集团的没落心情。

蒋介石下台前三日(1月18日)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发表汤恩伯专任总司令(撤销衢县绥靖公署)，实际是要汤恩伯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湖口至上海的长江防务。同时蒋介石又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台湾警备司令。在这样的布置之下，蒋介石表面上虽然下野，实际仍能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从幕后操纵一切。

李宗仁上台后，于1月22日发表声明，愿意在中共所提出的八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他们从各方面分头找中共负责人接头，除通过上海的民主人士找线索外，还直接派人渡江找中共负责人接触。覃异之曾两次经手，秘密地把卫戍总部的通行证交给李宗仁的亲信程思远。据程说：“德公(李宗仁)请李明扬过江去找陈毅，接洽直接谈判和平问题。”在这期间，李宗仁曾约覃异之几次长谈。谈话内容，主要说明他的“民主”“和平”政纲，委婉地批评了蒋介石独裁带来的危机。覃表示坚决拥护李的“和谈”主张。李曾考虑在和谈进行中他个人的安全问题，原打算由安徽抽调桂系一个师来南京担任警卫，后来只来了一小部分队伍(好像不到一个团)。覃曾告诉李，四十五军三一二师有一个团(团长张荣儒)是自己的可靠部属，李嘱覃把这个团调来担任南京市的警备。(后来李由南京撤退，覃就由这个团中留下一个营负责维持过渡期间的秩序。)

覃从程思远处得知，在找中共进行和谈的同时，李通过甘介侯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挂上了钩。很显然，李当时是一手抓“和谈”，一手抓美援。在军事方面，李也做了一些拉拢黄埔学生的工作。他当面夸奖关麟征为中国少有的优秀将领，并打算以关代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关亦认为李恢宏大度，礼贤下士，可以

共事。后来关到溪口见蒋介石，把李的意见向蒋介石报告。蒋对关说“这是别人对我们挑拨离间，不要上当。你是带兵的人，我已通知国防部要你担任陆军总司令。”关到南京见顾祝同，顾对关说：“行政院孙院长在广州，未经国防部的同意，竟直接发表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这是从来没有的作法。你暂任陆军副总司令，一两个月后，把张调开，由你接任。”由此可见，蒋介石下野后，孙科也想乘机通过张发奎来抓军队。不久张被调为战略委员会委员，由关接任陆军总司令。关从此即更靠拢李宗仁。后来在香港，关曾对覃大谈其“反蒋不投共”的意见。

李宗仁为配合他的“和谈”主张，也玩弄过一些假民主的花招。1月24日，他命令行政院办理下列各事：（一）把各地“剿匪”总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但1月26日的行政院会议上，除不同意取消戒严令外，表面上似乎都接受了李的指示。实际上，这批行政院的反动头目却从戒严法上玩弄阴谋，正如行政院的一个负责人说：“开释政治犯与戒严系属二事。触犯戒严法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仍应按照戒严法办理。”很显然，将政治性质事件引用所谓戒严法来处理，把所谓“政治犯”换上另一种“罪名”，也就可以不开释了。事实也是这样，汤恩伯在2月11日发表谈话，声称：“（一）南京、上海等地区接近前线，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仍继续执行戒严令。（二）本人业已手令京沪各地，以后不准有罢工、怠工及聚众威胁情事。为安定各地秩序，如果有暴动情事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军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三）希望南京上海新闻界根据正确事实报道，以安民心。如有破坏政府全面和平主张，

破坏军事区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者，将予以严处。(四)奉令停刊之报纸杂志，在没有正式接到复刊许可时，不得复刊。”

当时南京上海有些人民团体，如中国人民和平促进会及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等，都是倡议局部和平的，一部分舆论也拥护局部和平。而蒋介石即以“全面和平”作幌子来破坏“和谈”。汤恩伯的谈话就是针对“局部和平”主张者而发的，同时也是暗示抵制李宗仁的一些所谓民主措施。

李宗仁抓住“释放政治犯”这个招牌，是用来提高自己打击蒋介石的威信，显示他比蒋介石开明，企图借此挽回国民党在蒋管区的人心。在这个问题上，覃异之是支持李宗仁的。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的态度是“不反对释放政治犯，但是怕负责”。覃建议李宗仁给卫戍总部下手令释放政治犯获得同意后，由覃根据手令以迅速的办法先释放南京在押的政治犯约三百多名。汤恩伯对此大为不满，派人到南京来查问。覃将李宗仁的手令拿出来，汤没办法，只得下令把南京的政治犯全部移往上海，归汤总部直接处理。当时覃之释放政治犯，也有自己的打算，他看到国民党的政权已无法挽救了，想做几件有利于人民的事，为将来和平谈判成功时，取得中共的谅解，以便得到较好的政治地位(当时还没有立功赎罪的认识)。

南京在解放前夕，社会秩序很混乱，物价一日数涨，街头巷尾银元贩充斥，伤兵到处闹事，流氓地痞乘机杀人越货，粮店被抢日有所闻。前方各部队被歼灭后逃到南京的军官甚多，卫戍总部的军官收容所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军官生活甚苦，满腹牢骚，常到外面滋事。此外，由于政府迁往广州，各部留京职员感到今后出路及生活都成问题，困难重重，先后分别组织联谊会，以便向政府要求发给应变费(被遣散的人员要求发给遣散费)。2月3日上午10时，各机关留京职员联谊会，在财政部大礼堂联合举行成立大会，由各单位派代表一人参加商讨工作问题。主持大会的是财政部专员周臣千，到会代表竟有一百多人。因人多杂乱，身份

无法鉴别，许多特务乘机混入，会场秩序无法维持，继之发生纷扰，一片喊打声，秩序大乱。警察局派武装警察到场弹压，中午始告安定。周臣千等数人被扣押，社会部一职员受伤。事后卫戍总部发言人罗春波（政工处长）发表谈话，认为这个联谊会是非法组织，表示要严加取缔。

在这期间，南京还曾发生过一次惊动京沪的“暴动案”。在2月上旬一次卫戍总部的汇报会上（军、警、宪负责人参加），警察厅长黄珍吾报告说：“最近在首都警察局中发现反动的秘密组织，宪兵第七团也有人参加。此案牵涉很广，最好由卫戍总部派负责人与宪警两单位共同处理。”当时决定派总部政工处长罗春波负责处理这一案件。事后了解这个案件的破获经过大致如下：

卫戍总部稽查处（军统南京工作机关）发现孟士衡（东北人）活动的面很广，并知道孟是民革秘密组织的负责人，常出入光华门内大光新村二号吴士文家。东北籍特务秦范五与吴士文住一个院子，并参加孟等的组织。2月7日据秦范五密报，2月6日下午8时，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又名萧成玉或萧振青，宪兵七团逃兵，据说曾到江北与中共江淮军区取得联系）等在吴士文家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一次五千人的暴动，行动计划如下：（1）控制飞机场；（2）截断交通干线；（3）扣留李宗仁及其他重要军政人员；（4）成立南京人民解放委员会；（5）迎接解放军渡江。他们决定以两千人在市内暴动，以三千人迎接解放军渡江。2月9日孟士衡到上海，2月10日罗春波派政工处上校附员马志青（东北籍）追踪到上海。11日马把孟从曲友诚家骗出来将孟逮捕，并于11、12两日，先后逮捕萧俭魁、马骏名、吴士文、王鼎臣，15日逮捕夏璋瑛等。

在此案发现之前，警察厅长黄珍吾，因送家眷南逃，用公家汽车将家具细软运走，被警察巡官扣留，《南京晚报》用大字标题报道这一新闻。黄见报大发雷霆，勒令《南京晚报》停刊，经该报负责人找覃异之转圜，才许复刊。黄因此怀疑警察局内部有问题，

一面扣押和他捣乱的警察巡官，一面深入调查警察局内部的情形。终于发现南京中区警察局局长马某及北区警察局局长刘某，均与孟士衡有联系，先后扣押局长以下十余人（其中有一局长自首）。同时宪兵方面也扣押了宪兵第七团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二十余人。4月4日汤恩伯命令将孟士衡等押往上海，交其总部处理。民革京沪负责人王葆真亦因此案牵连，在上海被汤恩伯扣押。5月9日，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等，以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罪名，被汤恩伯、毛森所杀害。

反动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嫡系部队也动摇起来。大约在2、3月间（确切日期忘记了）的一个上午，张耀明对覃异之说：“据稽查处（军统）方面的情报，四十五军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有通敌嫌疑，请你约他来总部谈一谈。”覃说：“王是军校学生，又在陆大毕业，必须谨慎处理，如果搞错了，将影响高级军官的情绪。”当天中午覃正在和王彦清谈话，忽接汤恩伯的电话，要卫戍总部把王扣押待查。覃即告诉王，嘱其赶快逃走，然后以电话报告汤恩伯说：“王彦清回师部去了，已电赵霞军长就近办理。”当天晚上王彦清即以奉命过江演习为名，把部队拉跑。因这个部队是由蒋介石的警卫旅编成，王不容易拉走，天亮后蒋军派飞机投下传单，各团就陆续回来了，王只带几个卫士逃到江北解放区。赵霞因此被撤职查办，以卫戍副总司令陈沛兼任四十五军军长。此案发生后，国防部大为震动，蒋介石也从溪口打电话来查问。

4月1日，南京曾发生血案，学生死伤不少。自北平和平解放后，南京人心受到很大影响，各大学学生反征兵、反征粮、反征实、反美援、反假和平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据张耀明说：“关于学生游行问题，李宗仁曾召集各大学校长及首都军、警、宪和国防部有关单位，开了一个会。我是不同意学生游行的。我主张把学生围困在学校里，以免出问题。李宗仁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我在北平就让学生游行，并未发生什么事故。学生们有一股热忱，你越压迫，他们反抗越大，给他们游行出出气，有什么关

系。’邓文仪(国防部政工局长)在会上说：‘学生游行，军官总队也游行怎么办？’李说：‘让他们分开游行好了。’各大学校长多半同意李的意见。”

在此之前若干日以来，军官收容所政治队的军官(政工干部编成，邓文仪、罗春波直接操纵)，曾不断和剧专学生的“活报剧宣传队”发生冲突。这些政工特务们常到剧专学校去捣乱。邓文仪不止一次表示，要“以群众运动对付群众运动”。因此张耀明坚决主张使两者分别游行，以免冲突。张和邓文仪反复交涉，结果军官总队提前游行。

4月1日，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和职工一万余人游行。在游行中并未发生什么事故，不料参加游行的剧专同学乘校车返校至白下路大中桥时，竟受到驻在该地附近的军官总队特务们的毒打。其他学校学生闻讯，赶来声援，并到总统府请愿，亦遭毒打。政大司机陈祝三当场被打死，尸体被特务劫去。覃异之闻讯，即到卫戍总部，见特务们抓来剧专学院师生数名，其中有陈仲宣教师在内。特务气势汹汹地叫嚷：“抓到几名捣乱的共产党了。”覃当即问明情况，知是特务们胡作非为，立即释放被捕师生。这一天，总计被伤害的学生达二百余名。4月2日，中央大学物理系学生陈履绎，因伤不治身死(据说19日又有一名因伤不治身死)。张耀明星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控制电讯，封锁新闻，并决定以“互殴”来掩盖事实真相，推卸罪责。事后张耀明发牢骚说：“邓文仪给我们添麻烦，真混蛋。”

李宗仁取得代总统后，一手玩弄“和谈”，一手勾结美国，目的是争取时间，逐步巩固其已得的地位。桂系重要将领夏威(安徽省主席兼第八绥靖区司令)3月初在汉口发表谈话，强调“划黄河而治”，正是代表桂系的主张。蒋介石将计就计让李出面周旋，争取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训练出二百万新兵，以便卷土重来。当时蒋管区后方正加强征集及训练新兵，如南京有王敬久的编练司令部，浙江有张雪中的编练司令部，江西有胡珪及沈发藻的两个

编练司令部，湖南有黄杰的编练司令部，四川有罗广文的编练司令部，台湾有孙立人的编练司令部等等。针对蒋李“缓兵计”的阴谋，毛主席于4月4日发表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告里宣布：“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这正击中蒋、李阴谋的要害。

4月16日，黄绍竑携带和平条款回南京请示。4月18日，据程思远向覃异之透露，李宗仁、白崇禧曾召集桂系重要人物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等开秘密会议，听取和讨论黄绍竑关于进行和谈的报告。在会上，白崇禧坚决反对签字。李宗仁沉默许久，最后表示向溪口请示才能决定。覃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去找白崇禧（覃与白是邻居），探问究竟。白说：“我们决不能在这个断送国民党江山的条款上签字。”覃说：“这个江山签字也完了，不签也完了。”白很严肃地说：“我们不签字，在将来的历史上就不负这个责任。”覃未再说，心里想将来的历史绝不是国民党写，而是共产党写。覃又去见李宗仁，李表示目前签字有困难。看他当时的意思，似乎在蒋介石控制下有不能签字的苦衷。李说：“我绝不会把战争带到广西去，我一定要对得起广西父老。”覃曾幻想广西有局部和平的可能，内心颇为快慰，因为他的家眷正在广西宜山家乡。李回到桂林后，最初表示消极，实际是和蒋介石讨价还价，因此在蒋介石同意给以军队指挥权、经济支配权、用人行政权等之后，便和吴铁城等由广州去“促驾”的人，一道乘专机飞广州，继续反共去了。后来事实证明，李宗仁仍然指挥不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当解放军向粤北进军时，李宗仁曾命驻海南岛的二十三兵团刘安祺部增援粤北，而蒋介石却密令刘安祺开往潮汕，准备运往台湾。李对刘的“擅自”行动，虽严令申斥，并予以记大过的处分，但亦无可奈何。这是刘在广州时当面对覃谈的。覃对李宗仁的幻想又一次破灭，匆匆把家搬到香港，并和黄绍竑等四十三人在香港通电起义，从此走向光明。

三 长江防线的崩溃

蒋介石于1月21日下野，25日就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指示关于长江的布防问题，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四十个师，约二十五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其兵力有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会后蒋派专人把作战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执行，但将湖口以东的具体作战计划则保守秘密。

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这个作战方针，李宗仁、白崇禧都不知道。李上台后，曾指示南京卫戍总部，作防守南京的计划，并令国防部拨款构筑防御工事。他不知道汤恩伯正在秘密地将江宁要塞的大炮拆运上海。南京孝陵卫汤总部的指挥所，经常控制着一二百辆卡车，准备随时离开，根本没有守南京的打算。国防部的某些负责人，也不知道这个方针的内容。在国防部开会研究长江作战计划时，汤恩伯根据蒋的指示，提出把主力放在镇江以东地区的方案时，遭到第三厅厅长蔡文治的反对。蔡从全盘作战战略来考虑，主张防守重点应放在芜湖地段，以确保南京的安全，当时即被汤斥为胡闹。蒋介石的意图是拖延时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幻想在美国的保护下，重新统治中国。汤恩伯在谈话中，也一再强调一年内必然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蒋经国曾对李以勳说：“上海只要守得住半年，国际就会发生重大变化。”据他估计1950年一定发生世界大战。他说：“麦克阿瑟曾经表示，只要国民党能支持一年，美国一定以全力来援助，因为美国目前正在国内做动员工作。”后来蒋介石亲到上海视察，对官兵讲话也一

再强调上述的看法。

汤恩伯根据蒋介石的作战方针，策定长江防御指导要领，大致如下：

(1) 敌如由镇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部队，由镇江沿公路及铁路逐次抵抗，退至上海。以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

(2) 敌由皖南渡江时，第七绥靖区、第八兵团(原第四绥靖区)部队应独立作战，以机动部队反击之；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确保浙赣线。首都以东部队，应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退守淞沪。

(3) 敌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

(4) 淞沪地带，以狮子林、杨林、大场、真如、浦淞、梅潼、华泾为第一防线；吴淞庙、电力造币厂、周家桥、漕河泾、黠山公司为第二防线；张华泾车站、西越家浜、庙行、江湾、国嘉路、相家桥、虬江口为核心防线。

(5) 有关补给事项(略)。

(6) 加强三江营、瓜州、十二圩、裕溪口、棕阳等地之阻塞。

根据上述作战方针及作战指导要领，京沪杭警备总部的兵力部署如下(见附图)：

(一) 淞沪警备司令部 (陈大庆)

防区为白茆口、崑山、青浦、嘉兴、嘉善、浦东之线，以有力一部守备金山卫、奉贤、南汇，特别警戒上海市区。

(二) 第一绥靖区 (丁治磐)

以有力部队确保八圩港至仪征各桥头堡阵地，以一部守备白茆口至沙头峰之江防，并确保浒浦、福山、鹿苑镇、杨舍、江阴、孟河、六港、镇江、高资、桥头各据点。对鹿苑镇北之夹江洲岛、扬中、新码头、瓜州、礼州、义渡口特别警戒。该绥靖区另以一部迅速肃清茅山、苏浙边区及太湖区之游击队。防区东至白茆口、